

未名口述史： 新技術與新舊交織的 校園 BBS 社群

The Weiming Oral History Project: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Old and New
in a Campus BBS Community

張 璟
Zhang Jing

摘要：

本文以 2000 年初的北大未名 BBS 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互聯網早期的 BBS 技術在高校環境下塑造了怎樣的網路社群形態。以歷史當事人對未名 BBS 的使用和體驗記憶為一手材料，論文揭示了從資訊獲取到日常社交的技術使用變化，在此基礎之上探討了早期 BBS 社群現實與虛擬相嵌的屬性，兩者皆反映出新舊媒介交替的過渡期特點。論文認為，BBS 社群既不是簡單的虛擬社群，亦非綫下社群的複製。綫下校園的社會連接提供社群歸屬感的基礎，虛擬空間中所培育的自主文化又顛覆了綫下的等級關係，塑造了可與校園權威協商的社會力量。綫上綫下的相互作用以及技術與文化的互動，塑造了早期高校 BBS 的社群特質。

關鍵詞：

虛擬社群，互聯網歷史，技術使用，中國高校文化，BBS 記憶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early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culture shaped online communities by focusing on the Weiming BBS at Peking University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Relying on participants' memories of using and experiencing Weiming BB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hanging ways in which students used the technology and how it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rtual community. Both facts historically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early university BBS communities were neither simply virtual communities nor replicas of offline communities. Social connections in the campus brought about a sense of community, while a culture of autonomy that subverted power relations thrived in virtual spac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realm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culture have forged this early BBS community.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ies, Internet history, Social use of techn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e, BBS memories

一．導言

BBS 是中國互聯網早期誕生於大學校園的新生事物。BBS 全稱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是基於 telnet 登錄伺服器的純文字論壇。用戶可以在上面發帖，流覽帖子，回復帖子參與討論。1995 年，清華大學啟動了第一個基於互聯網的電子公告牌，當時全國僅有數千人使用互聯網。在隨後的兩年內，國內知名學府紛紛建設了自己的 BBS 站點。因為技術支持和互聯網知識迅速普及，高校成為國內較早日常使用網路的區域。在更商業化大眾化圖文並茂的論壇出現之前，校園 BBS 曾經是中國最主流的論壇形式。本文以 2000 年初的北大未名 BBS 為考察焦點，試圖探討 BBS 技術在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最早期塑造了怎樣的高校網路社群，大學 BBS 社群呈現出怎樣的綫下綫上關係。

互聯網歷史在近年獲得了多國學者的關注，並且從不同國家不同社會層面的視角出發，打破了原有的以英美為中心的互聯網科技政治史敘事。1990 年代的互聯網歷史往往受到冷戰敘事的影響，以美國的阿帕網（APPANET）為起點，圍繞著科技發展、組織文化和政治經濟勢力組織敘事。¹ 新一代學者通過梳理 1990 年代前各種網路模型，嘗試揭開被主流歷史敘事所遮蔽的更複雜的互聯網史。² 自此，全球互聯網歷史研究呈現出兩個新的趨勢。一是超越了傳統科技史和政經視角，從不同社會文化視角挖掘出如平臺用戶史，垃圾郵件史，與性別史交叉的互聯網史等。³ 二是去西方中心視角的研究蓬勃發展，論證了不同國家的差異化歷史演變。不僅湧現了法國、波蘭等西方國家為中心的敘事，還出現了亞洲和拉美國家視角的研究。⁴ 中國互聯網史的研究依舊以科技精英、商業精英的英雄中心敘事和長時段的宏大敘事居多。⁵ 近兩年的研究從媒介敘事和社會記憶路徑書寫互聯網史，以網民自傳或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為切口，將關注點放置於用戶之上。⁶

由於 BBS 的出現標誌了因特網從科技意義向社交意義的轉變，在各國早期互聯網歷史研究中都是極為重要的議題。Driscoll 考察了 1990 年代美國撥號上網時代的 BBS 實踐，探討互聯網如何一步步地走向社交化。⁷ 研究中國早期論壇的學者們

1. 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9).

2. Martin Campbell-Kelly and Daniel D Garcia-Swartz,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The Missing Narrativ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8:6 (2013), pp. 18-33.

3. Finn Brunton, *Spam: A Shadow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3). Dhiraj Murthy, *Twitter*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8). Avery Dame-Griff, *The Two Revolutions: A History of Transgender Interne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3).

4. Gerard Goggin and Mark McLellan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5. 彭蘭，《中國網路媒體的第一個十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方興東，《互聯網口述歷史第一輯·英雄創世記》（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主要在國家、公眾、知識精英的框架下考察網路公共空間，從而討論國家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比如，Zhou 認為強國論壇、軍事網站等早期政論型 BBS 是中外資訊彙聚和公共表達的重要網路空間，並顯示由中產主導的強烈愛國主義情緒。⁸ Jin 指出了綜合性論壇多對多的傳播機制和中國用戶在虛擬的公共領域中討論的熱情。⁹ Yang 從早期論壇的各類顛覆性觀點和抗爭行動，看網路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網民在參與 BBS 表達的過程中獲得了個體感和社群的歸屬感。¹⁰ Lei 進一步探討了 2000 年前後在論壇萌發的公眾意識是如何被互相聯繫的媒介和法律機構所培育。¹¹

本文將 BBS 研究放置於數字媒介走向大眾化之前的特殊過渡時期，在 20 年前的中國互聯網的技術與文化語境之下探討網路社群的形成與發展脈絡。圍繞 BBS 的社群研究目前仍不多見。Hao-Nan Yang 等人用多種計算方法分析了北大未名在內的四個大學 BBS 用戶的興趣板塊、流行話題趨勢和社群結構，以數據結論證實了不同高校大學生社群的多樣性。¹² 研究團隊選擇的 2006 至 2012 年時間段對應了教育部實名制管理大學 BBS 的新政策時期，排除了更早的 BBS 社群形成期。同時，該量化研究的結論較為倉促和表面化，並沒有與早期互聯網社群的文獻展開對話。而本文對於千禧年前後的校園 BBS 用戶的考察可以提供不同歷史階段下的網路社群案例。許多研究網路社群的著作都變通性地使用了「想像的共同體」作為理論框架分析建構過程。¹³ 另一部分研究熱衷於探討都市化工業化的背景下早期線上社群對小鎮社群的懷舊。¹⁴ 處於新舊媒介過渡期的中國早期校園 BBS 社群建構方式顯示它並不是想像而成，也不是對現實的逃避。這一案例研究，利於探討新技術條件下線上線下交互的不同模式，進一步打破對網路社群的固有觀念。

北大在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兩大 BBS 站點是未名 (bbs.pku.edu.cn) 和一塌糊塗。在官方敘事中，未名 BBS 始建於 2000 年 5 月，是北大規模學生自主運營最大、最久的校內資訊交流平臺。¹⁵

6. 吳世文、楊國斌，〈「我是網民」：網絡自傳、生命故事與互聯網歷史〉，《國際新聞界》，卷 41 期 9 (2019)，頁 35-59。吳世文等，《網事綿延：社會記憶視角下的中國互聯網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7. Kevin Driscoll, *The Modem World: A Pre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8. Yongming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Liwen Jin, "Chinese Online BBS Sphere: What BBS has Brought to China," (M.A. Thesis, Program in 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8).

10. Guobin Yang,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Ya-Wen Lei, *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 Hao-Nan Yang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popularity of BBS in four Chinese universities," *PLoS ONE*, 15:6 (2020).

1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Amit ed.,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0. Aris Mousoutzanis and Daniel Riha ed., *New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Online Communitie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010).

14.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5. 青年研究中心，〈校領導接見未名 BBS 管理團隊〉，北京大學新聞網，2013 年 1 月 25 日。網址：<https://news.pku.edu.cn/xwzh/129-264109.htm>

與一塌糊塗迅速走向公眾不同，未名更偏向校園社群。2005 年，因為教育部加強對高校網路內容的控制，未名 BBS 被官方收編。站長從民選學生改為校長，全站實名制並接受學校主管部門的審查。在自由生長的最初幾年間，未名 BBS 與同時段的知名高校 BBS 如水木清華等互相交流技術，共創和共用了以校園生活為中心的版聚版聊十大話題等等 BBS 文化。未名 BBS 可以為早期高校 BBS 研究和網路社群研究提供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視角。

論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新的網路技術和基建如何塑造高校學生的媒介使用習慣，追溯北大的 BBS 用戶從 1990 年代到 2000 年後逐漸社交化的轉變。第二節介紹未名 BBS 早期社群的形成和樣貌。第三節圍繞該社群線上線下緊密相連的重要特徵，探討類熟人社交與新媒介形式孕育出怎樣的新舊交織的網路社群。

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了現代口述史的訪談方法，以歷史當事人和技術體驗者的回憶為基礎，分析新的網路技術和媒介形態對個體和社群文化的影響。不同於處理客觀數據的量化研究，口述史的方法更偏向以個體為中心的記憶挖掘和講述呈現。它適合於探索量化和文本類史料分析中，難以捕捉到的技術使用體驗和社群的情感連接等面向。訪談覆蓋的時間段為 1994 年北大 BBS 草創至 2005 年高校 BBS 被教育部收編，但研究重點落在從 1999 年寢室通網到 2003 年用戶感知到外部管控的四年之間。¹⁶ 受訪人選擇在 1992 到 2005 年間入學的北大校內 BBS 使用者和觀察者，以滾雪球的方式搜集用戶樣本，並盡可能覆蓋到多樣的使用習慣、網路身份和學科背景。

基於吉登斯等人對現代社會反身性的思考和現代口述史的轉向，訪談不再嚴格區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界限。在訪談中，採訪者的身份會影響到回憶話題的展開和資訊的提取，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被採訪者對社群生活和校園生活的追憶。因此，作為北大中文系 2000 級校友的訪談人深度參與口述史的編織，受訪者對採訪者身份的認同也避免了受訪者的意義闡釋發生走樣的霍桑效應。因為提取 20 多年前的回憶有較大的困難，訪談採用鬆散的半結構訪談。採訪人詢問用戶體驗和觀察到的 BBS 使用行為，看到或者參與的討論，BBS 相關的社交經驗，BBS 對他們的意義和更廣泛的校園文化等等。訪談時間從 30 分鐘到一小時不等。按受訪人的隱私保護需求和現實社交場景，使用一對一單獨訪談或三四人一組群訪的方式。

受訪人	性別	院系和級別	使用頻率	使用時間	訪談場景	備註
Y	男	2000 數學	高	2000-2004	綫下	
F	男	1998 數學	從不	無	綫下	室友是管理者
Z	男	1998 數學	普通	1998-2005	綫下	
S	男	1999 數學	低	1999-2003	綫下	
W	女	2001 信息管理	高	2001-2004	綫下	系版版主
X	女	2000 天體物理	高	2000-2003	綫下	研究生
D	男	1992 物理	高	1994-1996	綫下	
J	男	1998 政管	低	1999-2003	綫下	青年研究中心
G	男	1998 國關	高	1999- ?	綫上	
Q	女	2000 中文	高	2000-2004	綫下	

注：使用頻率僅能反映受訪人的自我判斷。

三．新技術的日常化

最早的 BBS 用戶都是互聯網技術的探索者。北大 BBS 也經歷過一個山頭林立的草創階段。由於互聯網世界聯通便利，從香港、臺灣高校傳來的低成本 BBS 搭建技術和使用方式對當時的內陸大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1990 年代末，私人電腦進入宿舍。少數對數碼技術感興趣並擁有很強動手能力的大學生，學習海外經驗，用簡陋的設備自主探索搭建遠程登陸系統。校園內出現了各類實驗性的小型 BBS。最前沿的科技知識都是最先在 BBS 上傳播。

💬 F：我們有個同學，大一還是大二的時候，在我們寢室建局域網的 BBS。當時我們周邊幾個宿舍，大概四五個宿舍，他搞了幾根綫，就物理的綫直接連到了一起，他自己搭建了一個 BBS。小 BBS 存在了可能不到一個月，我估計他就是練練手把這個系統架起來。

BBS 技術給管理員很大的設計自由度。用戶和管理員一步步把想像中的賽博空間具象化成一個個不同的版，在版內又設立各自的規則和內容體系。

💬 F：同寢室的同學叫 Cliff。Cliff 當時是一塌糊塗的副站長，是有這麼個職位是吧？他有權力審批版。他自己偷偷搞了個小號，申請了一個版，自己批了。他用那個小號用了一天，那一天版就巨爆。

全站的管理團隊有權創建和批准新的板塊。F 提到室友突發奇想建立的就是當年相當先鋒的人之初（sex）版。BBS 板塊的設立多少受到美國新聞組的影響，也同時受制於早期高校 BBS 核心用戶們自身的興趣喜好，反映他們對於社群話題邊界的探索和對網路世界的最初想像。

以獲取資訊為目的的流覽，是 1990 年代用戶使用 BBS 的主要方式。1999 年前，北大學生上網需要去未名湖北面的電腦中心機房，機房每小時收費一塊五，普通學生無法負擔長時間上網

的經濟成本。由於機房容量有限，上網還需要經歷漫長的排隊等待。因此當時學生的上網習慣是提前統籌，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必要任務，搜集盡可能多的資訊。兩位 1990 年代的校園 BBS 使用者在陳述 1994 至 1998 年經驗時，只提及獲取的站內資訊。1992 級的用戶 A 自述從 1994 年開始流覽陽光創意 BBS，主要動機是學習。¹⁷ 他經常訪問科學版獲取物理、化學的研究資料，去技術版學習互聯網知識，還在小說版下載武俠小說後列印閱讀。1998 級用戶 Z 剛接觸 BBS 時受到好奇心的驅使，習慣快速地觀光水木清華，科大的瀚海星雲，臺灣的批踢踢。「也不是太投入，主要就逛逛。」流覽多，互動少，歸屬感弱等等因素都可以證實早期 BBS 的資訊工具屬性，用戶延續了印刷媒介時代的個人閱讀習慣。

技術設備的可獲得性影響了 BBS 的使用方式，成為從資訊獲取轉向日常社交的決定性條件。北大在 2000 年前後發生了兩件改變設施的重要事件。一是 1999 年昌平校區的文科生回燕園，文科生開始瞭解並使用 BBS。二是 2000 年宿舍通網改變了多年來的機房排隊上網模式，宿舍內的電腦共用和對新技術知識的口口相傳，使得 BBS 長時間使用者急劇增加。受訪者開始頻繁地用「灌水」，「掛著」等顯示社交性和歸屬感的辭彙來描述 BBS 經歷。不少受訪者指出使用 BBS 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沒有明確目的性了。

 X：什麼版都上。空餘時間就在 BBS 上掛著。刷一刷，聊一兩句。我一般都在實驗室的電腦上做課題，Telnet 都開在背景，上 BBS 的時間與工作時長等長。

Q：一般上 BBS 是晚上，上課回來。每天都會上去看一眼。

J：我都是晚上登錄。晚自習後，睡覺之前，密集灌水。

16. 這一時間段正好對應未名 BBS 從 1999 測試建站到規模擴大的歷史時間段。

17. 據用戶回憶，陽光創意是北大最早的 BBS，因為組織保釣運動被封。

灌水是伴隨著 BBS 日常化而出現的網路名詞，它指代一種沒有資訊價值的發帖行為，但具有強烈的社交屬性，提供陪伴和支持等等的情感價值。不停重申自己不常用 BBS 的 J 也承認經

常「密集灌水」。灌水的使用習慣就表明站內用戶之間建立了情感聯結。

BBS 技術塑造了新的社交模式，從而塑造新的群體社會關係。灌水特指群體可見、群體參與的多對多發帖交流行為。BBS 用戶都表示在站內極少用私信，如果私聊，會轉移到其他點對點通信軟體。BBS 技術讓交互不受綫下時空限制。任意用戶可以隨時隨地加入，就增加了參與者的數量，增加了不同觀點和表達方式的可見性。在宿舍休閒聊天的上網環境會增加輸入內容的隨意感，交流並不需要謹慎思考。非面對面的延時溝通，讓用戶更為自在地展現出個體的其他面向。在晚間時分，登錄用戶量大的時間段，資訊會被不斷流入的新發言與回覆沖淡，「灌水」的「灌」即出自於此。灌水不在於放大自己的聲音被聽到，而是在於共同參與這種流動的共在過程。

當然，新技術必然會挑戰用戶在印刷媒介環境下培養的使用習慣。BBS 並不是一面世就受到廣泛歡迎。與後來通行的視覺化瀏覽器不同，早期 BBS 依賴 telnet 的遠程登陸方式。校內用戶需要從校園網 ftp 下載 fterm 或 cterm 軟體安裝在電腦端，運行程式後在命令欄輸入指令。一般需要輸入遠程伺服器的 ip 地址，用戶名和密碼才能登錄到伺服器，看到在黑色背景上用文字和符號組成的簡單進站畫面。部分學生認為 telnet 操作介面不友好，因而抗拒使用校園 BBS。

💬 S：操作太複雜了，所以不太用。後來有了網頁版的未名 bbs，才更多地去看。我會上大眾的遊戲和文學論壇。校園 BBS 又不是唯一的選擇，外面的論壇做得更簡單方便。另外，一塌糊塗的字太大了，一個頁面就顯示幾行，不方便。



圖一：早期未名 BBS 的進站畫面截圖，截圖時間不可考。
圖像來自於百度百科公開的「北大未名 BBS」詞條。

用戶進站後的操作方式是回車再回車，跳過進站畫面，按鍵盤上下左右鍵進入版面閱讀帖子，回帖和開新帖的快捷鍵指令分別是 ctrl+r 和 ctrl+p。純文字界面的命令行和各類鍵盤指令都增加了操作繁瑣度。而讓用戶體驗不佳的另一個問題在於 telnet 的螢幕文字容量小。習慣了高速流覽印刷物的用戶，若要在 BBS 內攝入等量資訊就不得不頻繁按鍵翻頁。S 代表的保守派用戶認為，與機器交互的身體操作比起翻書的動作更耗費體力和精力，而流覽體驗遠大於交互和表達的需求。而即使是熱衷於灌水的受訪用戶也普遍表示，灌水雖然很愉快，但卻是浪費時間、精力的不恰當行為。Y 提到自己曾經因為想戒掉灌水的習慣而自殺過原 ID。對灌水的自省展示出處於世紀之交剛開始密集使用 BBS 的用戶們對於非資訊動機的矛盾和猶豫，隱含著對於新媒介帶來的新行為常態的道德擔憂。

從林林總總的小型 BBS 實驗到學生用戶聚集的線上空間，從資訊獲取到日常社交，這一未名 BBS 發展過程反映出新技術探索和新舊媒介交替的過渡期特點。技術條件和媒介使用習慣塑造出網路行為，新的日常化網路棲居逐漸滋養出群體認同和獨特的社群文化。

四．塑造一個 BBS 社群

Rheingold 最早將線上社群定義為一種網路上的社會聚集，由於人們長時間進行公共討論而產生了情感，從而發展出人際關係網來。¹⁸ 30 年來社群的學術定義都圍繞著社會關係和情感價值認同展開。以鮑曼為代表的學者在社群的定義中強調友誼、信任和歸屬感等情感維度，¹⁹ 另一些學者從社會連接和社交性著手去理清社群的邊界。²⁰ 近年來的粉絲社群研究更傾向於將社群視作一種文化，認同和參與性行動模式。²¹ 本研究結合之前的網路社群研究和社會學中用於比較研究的社群定義，簡化出幾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因素作為評估未名 BBS 是否形成社群的標準：共同場所、共用的儀式或者資訊，社會性連接，成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²²

未名 BBS 的專業版、社團版和興趣版滙聚起一群較為固定的用戶頻繁交流，也分化出多個社交小圈子，但各版互相滲透沒有任何排他性。W 在未名 BBS 擔任過信管系系版的版主。她認為系版就是她北大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她認識系內外同學，與同系同學維持感情的重要管道。版聚版聊等活動也是以系版核心成員為主體。

☞ W: 當時我們大概有 10 多個人是最活躍的，是跨年級的，然後有的時候還會一起吃個燒烤什麼的，所以關係很好。系版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日程，是學習跟生活的一個交流的地方，什麼八卦包括老師的八卦，什麼課程考試各種東西都在上面交流。

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地把 BBS 視作一個容納不同類型社群的開放性社會場域，它依然承托起一個整體性的社群。中文系的 Q 常去文學版，也參加夜跑版的活動。數學系的 S 除了系版也訪問詩詞版。因為學習、娛樂和交友的原因在不同版之間自由來去的用戶不在少數，邊界模糊的各版也共用版聊、版聚、搬運十大、衝十大等充滿儀式感的活動。

18.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1993).

19. Zygmunt Bauman,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20. Vered Amit, "Reconceptualizing community," in Vered Amit ed.,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0.

21. 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22. C. J. Calhoun, "Community: Toward a variable conceptualiza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Social History*, 5(1980), pp. 105-129. Malcolm R. Parks,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Virtual Communities," in Zizi Papacharissi ed.,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105-123.

「十大」可以被看作是 BBS 的表達可供性和校園文化所塑造的共同社群儀式。十大是指在某個時間點全站域回帖數點擊數評分數最高的十個帖子排名，在全站具有最高的可見性。不論綫上行為模式有多大差異，每位受訪人都提到了「十大」：「只記得十大相關了」、「最常看的還是十大」。比起現在社交媒體的熱搜榜，BBS 的十大更加民主和開放，每個版的熱門帖都有機會登上排名。由於寢室熄燈管理制度極大影響登站人數和站內活躍人數，在熄燈前後刷新的十大榜單，帖子以較少的數據就可登榜。用戶們會看準時機齊心協力把自己喜歡的內容頂上十大以獲得巨大的合作成就感，俗稱「衝十大」。不論是優秀長文還是搞笑整蠱，上過十大的帖子一定會成為版內或同圈子好友內部洋洋得意的事蹟，它承載著集體認同，也成為 BBS 回憶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校園文化與網路技術相結合而生產的不只是新的社群儀式，還有凝結社群價值的共同話語。F 回憶到 2000 年後一個熱度極高的鮮橙多帖。原帖描述圖書館裏的一個男生幫女生擰鮮橙多瓶蓋的小事。這一稀鬆平常的校園小事在當時引發了熱鬧的二次創作接龍。用戶從不同視角出發，創作了包括鮮橙多瓶子的視角，圖書館外大樹的視角等不同版本的敘事。「鮮橙多」一時間成為 BBS 站內指稱多視角或另一個視角的代名詞。「求鮮橙多」意指希望出現另一個視角的講述，補全事實真相。「禁止鮮橙多」表示不希望後續有多視角創作來借題發揮。圍繞鮮橙多的集體創作行為不只表現了 BBS 用戶極高參與度，鮮橙多被經典化後傳達出一個站內廣泛認同的價值：鼓勵多角度多元化的觀點表達。從更深一層看，崇尚表達和討論的校園文化是塑造未名 BBS 社群的條件之一。綫上公共空間三角地被拆除的 2000 年之後，受訪者認為 BBS 就是他們這一代的三角地，填補甚至擴展三角地的聚集、展示、討論的功能。

以上圍繞 BBS 的群體實踐表明，未名 BBS 社群文化是同時由外部電腦設備，BBS 的系統基建，崇尚表達的校園文化和集體生活的特點等各種因素互動而塑造的。在其他的高校 BBS 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社群文化。²³ 這些校園因素塑造了一個具有強大的在地基礎的早期共同體類型。

23. 王喆，〈如果網路社會有鏡像宇宙〉，《澎湃新聞》，2019 年 8 月 9 日。網頁：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2754。

五．非想像的共同體建構

許多對於線上社群的定義都會強調超越具體地理空間的虛擬性，但早期校園 BBS 並不是完全建立於虛擬空間的社群。之前學者對早期新聞組的研究也指出綫下的關係會成為綫上交往的語境，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綫上社交的方式。²⁴ 綜合用戶個體經驗看，未名 BBS 的各種社群發展往往經歷了從綫下熟人 - 半熟人 - 熟人社交模式的轉變，其在地屬性和校園現實的人際關係成為連接用戶非常重要的因素。但 BBS 社群也不是對現實關係的簡單複製和虛擬化。本節探討未名 BBS 呈現出的綫上綫下緊密聯繫以及背後的原因。

受訪用戶均表明熟人帶領或者熟人社交，是開始使用 BBS 的重要原因。

Y：我常去 TV 版。因為我比較愛看 TVB 的劇。再一個就是因為我們的版主正好也是我們級的一個同學。

W：可能就是大一迎新，哪個師兄師姐當時好像是系版的版主，反正很活躍的一個人，就說你快來加入 BBS 到我們系版來聊天灌水。當時我不太懂，但是因為認識不少師兄師姐，他們都在系版上混，就註冊了 BBS 上系版。

師兄師姐或者寢室同學的介紹和影響就讓綫下的社交關係自然連接到了綫上。綫下向綫上遷徙的現象在早期論壇比較普遍。曾任天涯版主的羅新也提及，1999 年建關天版時版面比較沉寂，他除了動員綫上好友，還發展了很多生活中的朋友到網上。²⁵ 與天涯 BBS 這類從建立就對社會開放的論壇相比，校園熟人帶領讓未名 BBS 社群帶有原初的在地歸屬感，用戶得以快速建立認同感。L 回憶道：「與其他論壇相比，對未名 BBS 的認同感當然還是最高的。」W 也強調在未名 BBS 特有的心理安全感：「因為跟你交流的人你是見過。」BBS 在設置上是一個匿名社區，每個用戶發言顯示的是中英文 ID，有些用戶還有自己的小號。然而，基於熟人社交的未名 BBS，用戶身份在社群內呈現半透明的狀態。同學們能很快知道同寢室樓層、同系、同級同學的 ID 名。

24. Nancy K. Baym,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community," in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35-68.

25. 陳璐，〈西祠與天涯：BBS 論壇的版主往事〉，《三聯生活週刊》，期 21（2022 年 5 月），頁 66-71。

未名 BBS 強化了校園四通八達的熟人網，ID 與現實身份在不停地建立關聯。從熟人帶領進入網路論壇，在論壇上結識陌生人，通過熟人社交圈或不定期版聚瞭解新朋友的綫下身份，是很多用戶描述的 BBS 交友過程。在 BBS 的社交大都不會滿足於以 ID 身份的社交。

Y：比如說你跟某個人聊多了之後，你可能會打聽，慢慢去問別人就知道他是誰了，畢竟這個圈子還是很小的。後來版主還組織了版聚。版聚完了以後我問他，我說你是怎麼想到當版主，他說我就是為了能夠多認識一些美眉。

熱衷於綫下社交的用戶們最生動的回憶片段往往來自綫下版聚。版聚大多在學校附近吃飯唱歌，互相稱呼版內 ID，男生、女生、在校生、畢業生都會加入。很多人也提到在 BBS 上發帖尋找有過一面之緣的同學的成功經歷。另一個例子來自於用戶對 BBS 紅人芙蓉姐姐的回憶。在水木清華和北大未名上發照片而迅速走紅的芙蓉姐姐，經常在互聯網歷史敘事中被追憶為初代網紅。W 覺得芙蓉姐姐是當年觸手可及的生活的一部分：「03 年我不是見過她？我是清華見過的好像。反正這個人離我好像挺近。」L 也回憶道：「真人似乎來過我們附近的寢室，印象中和我們班同學還有點發展的苗頭。」似是而非的記憶傳達出綫上與現實模糊的邊界。圍繞著 BBS 的綫上綫下形成一個互相融合的真實世界。

如何理解 BBS 用戶在社群交往中對綫下身份的執著？Rheingold 推測早期互聯網用戶之所以熱衷於綫上社群是因為傳統型社群的瓦解，讓人們對社群生活更為渴求。²⁶ 而未名 BBS 社群對現實校園的依賴，來自於原有的校園交流模式發展到綫上的一種延申。早期綫上社群研究指出，如果構成網路社群的用戶都來自於同一個機構的成員或者同一個學校的學生，那麼原有的亞文化會極大影響到綫上傳播的樣態。綫下身份的聯結和共同的校園生活也能成為進一步交流的資源。²⁷ W 認為：「灌水也是尋找自己認識的人。」從這一角度分析，綫下社會關係為綫上社群的

26.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p. 62.

27. Baym, in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pp. 35-68.

發展和線上社交的深入提供了語境。

另一方面，對綫下身份的執著也與新的媒介習慣形成中的掙扎有關。在新舊媒體的過渡期中，在外部社會對於網路世界不真實的指責下，新用戶在習得新習慣的過程中，會用舊有的經驗加強舒適感。即使是陌生 ID，在地歸屬感給予用戶非常強烈的同類人暗示。

💬 Q：在 BBS 上認識一些師兄和網友。有時候會從帖子內容去分辨發帖人是否是在校學生，是北大的信任度就更高。BBS 夜跑版上叫一聲就可以跟不認識的網友一起去未名湖邊跑步。

不同於現在的網路用戶習慣了與不同種族、愛好、文化背景等人的交流，這是典型的傳統在地小社群的社交方式。可以與綫下現實互相比對的真實性依然是網路社交安全感獲得的主要來源，也能顯露出早期互聯網用戶對新媒介持有的保留態度。

但 BBS 社群的特殊性在於這並不是對綫下熟人社交的簡單搬運。匿名化的 BBS 並不能帶來百分之百的身份確認，只能提供一個模糊的包含在社群內的界定，用戶在意識中會傾向於認為其他用戶是從學校這一現實場域拓展延伸出去的一個雖然不確定但較為安全的類別。Appadurai 對在地的定義指向一種經驗上的社會生活，提供語境上的分類上的意義。²⁸ 未名 BBS 的在地屬性並不是完全貼合校園的物理場所，而是用戶依據經驗對群體的分類，在聊天的語境中達到某種共通。在這個意義上，BBS 社群已經走向了非現實存在的社會關係，即使沒有達到完全虛擬的狀態。

BBS 與現實生活的密切交融也不意味著對綫下權力關係的複製。站內部分板塊是校內組織的綫上投射，比如文學版的版主往往由當時的文學社社長擔任，社長更替會伴隨著版主權力的交接。但其他版，比如系版，其內部權力結構與綫下學生內部結構完全

28.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s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78-200.

不同。據 W 回憶，BBS 系版內活躍的往往都不是在學校擔任要職的學生領袖。

💬 W：學生會的人也會偶爾來參與，就表示一下跟大家還挺熟的，也願意這樣。但是他不像我們真的就是水聊，他不怎麼參與這種純聊天，他會有一些正事，比如說他會發一些公告，比如系裏面的很官方的公告。回復一些官方的文章會比較多。

公告要求措辭的正式，資訊的準確，和發帖帳號的權威性。這是一種拒絕流動，拒絕參與的資訊發佈方式。綫下官方組織或者領導學生的帳號會小心翼翼地保護帳號的權威感，若是參與 BBS 站內群聊會被認作不正式行爲，從而損害官方的權威性。而站內群聊是建立情感連接和維繫社群關係的重要途徑，由此維繫的社會關係代表的是隨意、感性、不正式、排斥權威。一定程度上，BBS 社群文化將學校內的等級關係扁平化了。學生會「偶爾來參與」透露出願意融入社群的姿態，BBS 社群在學校裏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可與官方文化協商的力量。

與其他高校 BBS 類似，未名 BBS 最初是學生自我管理的產物。BBS 的站長和副站長可以審批版塊，各版主有刪帖和處理個人帳號的權力，而站長和版主通常由民選產生。據回憶，用戶擁有較大的內容留存權。即使站長刪帖，原帖內容依舊會保留在其他人的引用裏。2000 年後政府制定了針對大眾型論壇的管理規則，管控的基本理念是促進互聯網發展前提下避免負面影響。²⁹與此相比，未名 BBS 的內容審查更為寬鬆和柔化。負責監測的是學校團委下轄的青年研究中心，中心僱傭勤工儉學的研究生流覽和記錄重要的站內新聞，並上報團委。由於沒有直接的內容管理權限，上報內容又與學校生活相關，監測崗的學生們認為這是幫助學校搜集學生對於課程、食堂、道路交通等意見的工作。至少在 2003 年前，BBS 的自主管理和保持言論盡可能的開放自由，是從學校到學生默認的共同準則。

29.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p. 141-152.

簡而言之，綫下校園的社會關係連接，和 BBS 作為學生用戶自主的空間生成的屬於自己的文化價值，這兩者之間互相作用，塑造了未名 BBS 的社群吸引力。這兩點從多數用戶離開的原因中可以獲得佐證。一部分用戶認為畢業脫離了綫下校園社會關係，也失去了使用 BBS 的理由。另一部分用戶是因為自主性被剝奪的幻滅感。發生在 2003 年的一場糊塗伺服器事件和之後一場糊塗被關站，讓用戶們意識到校園 BBS 並不是完全自由自主的空間。W 落寞地回憶道：「一場糊塗被關了之後，大家覺得這事突然就不對了，就一瞬間大家就不想上了，因為意識到了某種破滅感。本來你覺得是個伊甸園或者樂園的地方。真的是有那種一個殿堂坍塌的感覺，泡沫被戳破了，然後你也不想再回去。」監測崗的同學也在同一時刻覺察到變化：「一場糊塗伺服器失蹤事件發生後，團委老師說要往市或者教育部上報，我才意識到這個 BBS 監測的工作不那麼簡單。在慢慢收緊的氛圍中，本身 BBS 的活躍度和參與度也在下降。自身的隔閡和分裂也慢慢有了。」回憶是一個主觀的資訊提取和組織過程，校內用戶強調的社群體驗很大程度上是以情感和共同價值維繫的社會關係，是他們回憶中最閃亮的部分。這群人所緬懷的，是自由鮮活挑戰規則的青春歲月 and 相容並包言論自由的大學精神，反抗的是現在功利主義等級分明的現實世界。

六．總結

以北大未名 BBS 為代表的早期校園 BBS 社群的形成是新的技術、基建和校園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綫上綫下的鑲嵌，BBS 社群具有更強大的凝集力，在新舊媒體過渡的特殊時期，新媒介的用戶在傳統熟人社交的語境下，發展出對一個綫上社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與此同時，綫上社群又以它的匿名性和社交性顛覆了綫下的等級結構，保證參與者獲得一個相對平等、自由自主的活動空間。這一現象體現了新的媒介形式正在舊結構的基礎上塑造新的傳播結構。

早期 BBS 並不是建立了一個區分於現實的異空間，而是提供了一個連接現實和虛擬的工具。它可以延續傳統在地小社群的歸屬感，又發展出新價值的新社會關係形態，從而延展出被一些用戶形容為伊甸園的新的可能性。BBS 技術讓網路空間中的用戶行為從資訊獲取走向了社交，在新舊媒體過渡期形成的網絡社群大致符合經典的社會學社群定義。用戶在使用新媒介技術時點點滴滴表現出的抗拒、自我懷疑、熟人依賴，也正是早期互聯網技術擴散、新的媒介習慣養成中的衝突體現。

* 本文感謝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號：21YJC860025）的資助。

張璟，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管理學院網絡與新媒體專業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EHESS）中國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紐約城市大學經典與現代語言文學系兼職講師。獲評浙江省「錢江人才」。研究興趣涉及現代媒介與傳播史、現當代東亞文化、社群研究。